

程

近思錄集說卷十一

教學凡二十一條

甘泉黃奭學

葉氏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施氏平巖葉氏曰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愚按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地無邊腹時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無不可為賢為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第患無提撕警覺之人耳如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而使之寤雖至顯

蒙未有不醒然悟遽然覺者也故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
伊傅周召之事功是也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孔曾思孟之
事功是也而教人之事功更大天下英才一半是天生一半
是教成苟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
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豈僅一
時澤加於民之事功而已哉但教人之道亦有成法予以四
教文行忠信有師儒之責者自當以孔聖為法因材而篤循
循善誘故朱子於居官處事之後而以教人之道繼之明乎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出則以行道為主處則以教人為第一
義也然皆推已以及人故葉氏曰即新民之事學者宜盡心
焉 張氏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

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
也 茅氏前于為學之道已詳而此則教人為學之道也蓋
學優而仕固可出而見之事業如不得志則惟有明斯道以
淑其徒而已小學大學皆有之亦新民之事也凡二十一條
朱子曰古人初入小學止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及孝弟
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
所以為孝弟忠信者 江氏朱子曰此卷教學之道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
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與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葉氏朱子曰氣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善惡之
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施氏朱子

曰氣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茅氏斷並都玩反 朱子曰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問人有剛果過于中如何朱子曰只為見剛果勝柔故一向剛去須如周子分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于善曰須于中求之 江氏朱子曰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葉氏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施氏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若不識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中也者和也別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 茅氏惟中下呂本無也字中節之中去聲 朱子曰此以得性情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是也 江氏朱子曰此以德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葉氏通書 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

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
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施氏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
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
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此言教
人以變化氣質為先也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朱
子曰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豈
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吳敬菴曰欲使天下皆善在於師以
教之而已蓋天之理無不善而人所稟氣質之性有不齊於是
剛柔既分而善惡又異有兼得剛柔之善而無過不及者為中
此其氣質清明純粹而有以全其天理者為至矣折而言之剛
之善者為直而不屈也義能裁制也斷而明決也嚴峻而強毅

也幹事而堅固也其惡者為猛而暴遽也隘而不能容也強梁
而不順理也柔之善者為慈而惠愛也順而溫和也異而謙退
也其惡者為懦弱而不能自立也無斷而多疑也奸邪而諛佞
也夫惡者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得事理之當然惟無過不及
之中亦即無所乖戾之和也發而皆中節者也天下所共由之
達道也是聖人之能事也故聖人以在我之中而立修道之教
使人變化氣質全盡天理然實用其力豈他人所能與哉在於
自易其剛柔之惡而一歸於善自至其無過不及之中而發皆
中節如是而已矣此師道之所以立也 張氏此言聖人教人
以變化氣質為先也人性皆善而所稟氣質之性不齊稟陰為
柔稟陽為剛剛柔之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故析而言

之剛之善者為義而能裁直而不曲斷而明決嚴峻而強毅幹
事而堅固也其惡者為猛而暴躁隘而褊狹強梁而不順理也
柔之善者為慈而惠愛順而溫和巽而謙遜也其惡者為懦弱
不能自立無斷而多疑奸邪而諛佞也然惡者固為非正而善
者亦未必皆得乎中唯有陰陽合德兼得剛柔之善而為無過
不及之中者氣稟清明純粹發而為喜怒哀樂無所乖戾而和
也中乎天理自然之節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也是聖人之能
事也故聖人以己性之中立修道之教既以身作則而又有詩
書禮樂以品節限制之凡以使人變化氣質自易其剛柔之惡
自至于善之中而止朱子曰易其惡則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
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又皆中節

而無過不及之偏矣此師道之立所以繼天而有功者也此章
所謂中與中庸不同而與書之言允執厥中者相合君子而時
中亦是恁地看蓋單就已發言之故即以和為中若中庸之中
則兼中和二字之義 茅氏通書 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
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
嚴毅或為柔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
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固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然使不
明于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而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學者
雖急于自修而不加以讀書講學之功則無以見夫道體之全
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又曰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
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于

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于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江氏通書
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

葉氏古者子生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唯諾 張氏此言教子貴豫所以養其純心為聖功之基也禮記曰子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以男唯女俞是古人之於子當其初生而教固已行乎其間矣 茅氏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男唯女俞見記內則篇

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

葉氏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 張氏人生十五始入大學而大學之法早已寓乎小學之中蓋以豫為先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是也夫人之幼也其天機全知識未開思慮未紛胸無偏主之見教者正易為力便當以義理之格言聖賢之至論日於其前講明開導雖未盡能知曉亦不必遽責之知曉只當薰陶其心噪聒其耳使耳之所聽腹之所充皆無他說久自安而習之其於吾之所教若素所固有則亦必能曉而知之矣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

然後雖有淫詞邪說欲以惑之而心有主則不能入此豫道也
茅氏聒音括 學記曰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故曰以
豫為先董董炙也聒謹語也人之幼也以下明教之所以當豫
之故

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象口辯言鑠於外欲其
純完不可得也

葉氏文集 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欲所陷溺外為流俗
所銷靡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 施氏此言教之貴早也學
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胡雲峯解童牛之牯曰祭天地之牛角
繭栗童則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牯之禁於未發者也故古者
子生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唯諾至於養蒙以正日

日以格言至論教之充腹皆以豫為先之意所謂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是也若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欲所陷溺外
為習俗所漸染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 張氏若父兄之教
不先子弟習與年長內有聲色嗜好之私意一發而偏外有羣
居終日之邪僻交口而鑠此時雖以正道繩之既悍而難制亦
格而不入欲反其駁以歸於純補其缺以底於完難乎難矣程
子此言為父兄者各當敬書一通也 茅氏長張大反好去聲
文集 見元祐元年上太皇太后書先生以供職以來六侍
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說數行而退如此
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或以為主上方切且當如此因特言此
以見教之不可不早也顏氏家訓曰人之教子于其始有知不

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弟父母不加
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以成
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矣于是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
與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于小慈養成其惡故也 此又
以不豫之患言之東萊呂氏曰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不
同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是掌樂之
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
一箇官司秦漢以後誤作官司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
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周禮一書若師氏保氏大司
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國子當時鄉遂所以興賢能未
嘗見有設教之官蓋學校事大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

此學者所當深思也 江氏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伊川易傳
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
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

葉氏上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高而在上固眾
人所觀瞻而用為法則者要當謹畏反觀內省己之所為常不
違乎君子之道而後人心慰滿得所矜式也 張氏此釋觀上

九爻象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其亦我也九五自我言
之謂之我生上九自人言之謂之其生微有主賓之異生生平
行事也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不當事任而亦為人所觀必合
君子乃得无咎象曰志未平者言不可忘戒懼也程子又取而

釋之謂上九為無位之地是君子以道自高者然天下之人方將奉為師表觀我之德矜而式之用以為儀法則其道不可苟焉而已故當於一身之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自慎省其得失果其所生常不失為君子之行反觀無疚則道德學術可以儀表一世而人之望於我者不失其所望而羣然化之矣此君子所以無一息之或懈也 茅氏此言教者當自修其身以為學者觀法也所生凡在已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皆是葉氏曰上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高而在上固眾人所觀瞻而為用法則者要當謹畏反觀內省己之所為常不違乎君子之道而後人心慰滿得所矜式也 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葉氏易傳

釋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

施氏此言君子以身教也上九為無位之地然當觀之時高而在上眾世之師表國人所矜式者故觀其生只就一身之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常自慎省自觀其得失常不違乎君子之道則人有所觀瞻不失所望而用為法則若以為不在於位而輕意肆志則不足以為人之矜式矣 張氏若以不在位之故輕意肆志忘其戒懼則大夫入望無足為人矜式豈君子所以為君子乎人不可不觀其象而玩其占也 茅氏易傳 江氏易傳 永按人所觀瞻而自修之志稍懈則不足為人望矣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

就之

葉氏聖人教人循循善誘常俯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以設教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張氏此取論語之言而明其意見聖人循循善教也聖人渾身天理隨處發見故其道如天然與衆人滯於一隅之識其相去蓋什伯也門人弟子親近其德而重矣之入乎其中益知其高且遠故以足發如顏子猶有仰鑽瞻忽之歎以知來如子貢猶有不聞性天不見美富之說則若於聖人之道無可幾及之理夫聖人原欲使人終日孳孳勉為企及也既羣知為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矣豈聖人意乎故聖人之教雖不灑等亦必俯而就之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有如下文所云也葉氏不可下葉本無以字朱子曰聖人固

嘗俯就然所謂高遠者亦即在此要在學者下學下達自見得耳

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葉氏經說說見論語道固不外日用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夫子設教固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施氏此言聖人設教常俯而就之以誘進中人也蓋道不離乎日用人倫事物之間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但在聖人不待思勉而自然從容中道耳常人則必百倍其功勉思企及始可以言近道也故聖人循循善誘因人之資以設教不使之

徒見高遠而自沮亦使才之高者不敢忽乎近也 張氏蓋聖
人之道雖大而實不離人倫日用之間固眾人所能知能行也
觀其言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此三者君
子常行也又曰不為酒困此一事尤其近也而兢兢以已處之
自歉為何有於我斯言也不獨使學者天資之下者見以為常
且近則有勉焉企及之心即才之高而易失之過者亦當聞言
思返不敢以為近而忽之此聖人之教所以善也 茅氏行去
聲夫音扶易音異 經說 說見論語引此以明俯而就之之
意 江氏經說 朱子曰程子之意精矣但夫不以何有於我
為聖人之謙辭耳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葉氏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
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 張氏此言
教子弟者當以求道為志而不可有以奪之也蓋子弟愚蠢固
可憂其輕俊者亦可憂輕俊之人憚拘束而好馳騁故心易放
而離道愈遠只當教以經學念書使其心有所檢而不至於放
因以窮究義理涵養德性則其志道也專矣若令作文字好使
才氣長其浮華恐易奪其求道之志非所以為訓也 茅氏遺
書與下分為二條 張氏曰教子弟以經學念書似為末節然
欲收其放心養以理義舍是又無別法問如此不見長進如何
而可曰教之用心而已或隨事問其義理或設難令其剖析或
盤詰察其記憶或見人質其邪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 江氏

葉氏曰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騁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若令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 永按常人於子弟輕俊者不以為憂而以為喜且早教之作文以干進他日輕俊之害不可勝言此由父兄之無識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葉氏遺書下同 王右軍羲之虞永興世南顏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豈特徒廢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 施氏此言教子弟以立志求道為切務不得令作文

字以長其浮華之習奪其求道之志也蓋子弟之輕浮俊秀者憚拘束而好馳騁若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氣而長其浮華之習心愈放而離道愈遠矣此最可憂者也故明道先生教人只教以經學念書窮究義理稽考聖賢之成法則可以收放心養德性而於道知所向不得使作文字恐奪其求道之志也又言凡百玩好如書畫琴棋之類皆易奪其求道之志至於習字作簡乃儒者之一藝若專攻於此不但荒廢時日有碍於學問而志局於此於道亦有妨也如王羲之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故先生教人以立志求道為切務也 張氏蓋子弟之志難專凡百玩好皆足以奪之無論非儒者事即如習字作簡於儒者之事最近

然偶為之則可若專攻於此亦喪志之一端前世如王羲之虞
世南顏真卿柳公權皆善書者風節稜稜各有表見以為好人
則誠有之然終不可云知道夫以數君子天資識力非尋常比
使其志專乎道豈難曉悟惟其志局于此不會長進曾見有善
書者知道否是故志者力所由生也平生精力不可誤用一用
於此便妨於彼不但荒廢時日而捨本逐末才華日長浮靡日
生於道必有妨害處足知志為之喪不可以其為儒者事而專
治欲精之也然則教子弟者急當植其根本而以立志求道為
切務乎 茅氏玩好好著之好去聲喪並去聲曾音層 遺書
下同 此因上不得令作文字之言而申明之玩如如畫與琴
碁之類奪志奪其求道之志書札亦文字之一也史司馬相如

傳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注木簡之簿小者時
未用紙故給札以書後人遂以此為紙劉字用王羲之字逸少
琅邪臨川人也官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晉時人虞世南字伯施
越州餘姚人官弘文館學士顏真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人官吏
部尚書使李希烈不屈死贈司徒諡文忠柳公權字城懸京兆
華原人官至右散騎常侍並唐時人善書又書札之一也 呂
涇野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盡除去不必是聲色貨利只
寫字作詩凡嗜好一邊皆是 江氏遺書下同 永按書札猶
喪志其他玩好可知故書札惟欲楷正不必求工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
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

功

葉氏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曆九章之類 施氏此言教人當明治道以適於用也蓋治道即經濟實學如治民則有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則有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則有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則有律曆九章之數皆當隨各人聰明材質預先講明庶幾臨事應變方有實用故胡安定特置治道齋以此教人及劉彝治水利有功皆平日講明之力也 張氏此言教人者當明治道以適於用也學所以見之治治所以行其學故治道不可不豫為講胡安定為湖州教授時嘗設數科分為數齋治道其一也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行陣止齊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

之利算數如律曆九章之類各隨其聰明材質預先講明以為臨事應變之用此經濟實學也劉彝安定弟子安定嘗言其善治水利蓋其講明者素矣後出為政累以興水利有功於世則坐言起行之驗也今人蠢守章句惜於經濟儒術迂疎貽人口實學者之責亦教者之責也夫 茅氏葉氏曰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湖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曆九章之類 朱子曰胡公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此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等語却是本原又曰安定規模雖疎然却廣大著實也 累遺書作果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第進士為胸山令作陂池教種藝熙寧初神宗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啓揚橋斗門

水即退所謂善治水者推此類可見 馬貴與曰三代之時
捐膏腴之地以為溝洫澮川故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所以水
利之說三代無有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
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者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
之說興焉史起鄭國之徒以此為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
利于旱歲不幸靈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成杜元凱
所以決壞隄防以紓水患也 江氏葉氏曰治民如政教施設
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
歷九章之類 永按安定又有經義齋專講明經義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葉氏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 朱子曰

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意味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
施氏此言立說垂世以教人欲句句有意味也蓋有德之言和
順積中英華發外其含蓄意思使人探討不盡意咀嚼愈有味
若造道之言則恐太說盡反無意味故程子教人立言必以含
蓄意思為妙有含蓄則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
而不惑矣 張氏立言謂立說垂世以教人也涵蓄意思則義
理包蘊於中越咀嚼越有味知德者玩其意而有得於心則不
厭無德者守其說而可以寡過則不惑若索性說盡不惟多枝
葉非有德之言義理亦淺露單薄矣知此可悟古今經傳之別
茅氏厭謂厭其說之繁蕪也惑謂惑其說之瀾翻也 江氏
葉氏曰知德者玩其理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 永按

輕於立言無涵蓄意思知德者厭其無味無德者惑於輕揚朱
子嘗謂尹氏論語說句句有味而於張無垢中庸解粗暴淺露
舉程子此語譏之可知立言之方矣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
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
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
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施氏此言教人貴有以興起其好學之心但人未見意趣無所
興起奚肯好學故古人教童子歌詩學樂舞勺舞象無非欲見
意趣使人興起其好學之心也故伊川先生有教之歌舞使見
意趣之說又慮古詩三百篇言簡約而意深奧別欲作詩畧言

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然其詩未作也朱子嘗取六經四
書中要義約為韻語名曰性理吟以訓其子唱歎之間理趣躍
如即程子別欲作詩之意而吾師胡匏更先生復補作灑掃應
對事長諸詩名曰蒙養詩教俾童子朝夕歌之常有形於舞蹈
興起好學之心然則程子所謂見意趣者即先王教胄舞象之
遺意凡有志於教人者不可不留心看性理吟與蒙養詩教也
張氏教人者必有以興起其好學之心而後樂之不厭若未
見此中意趣心多扞格那肯好學故古人教童子歌詩學樂舞
勺舞象無非欲見意趣使其性情手足之間皆得其養而欣欣
樂學耳古詩三百篇詠歎淫佚意味深長故夫子云興於詩又
云詩可以興如首篇關雎之類尤為正家之始最極切要當時

鄉人邦國皆通用之正欲使人日聞其詩有以得哀樂之正而
想見不淫不傷之風也然此等詩言簡約而意深奧老師宿儒
猶待訓詁而後通况童子耶今欲別作易曉之詩教之以灑掃
應對事長之節使習為易能之事朝夕唱歎意趣躍如似於小
學不為無助朱子嘗作六經四書中要義約為韻語名曰性理
吟以訓其子亦即明道先生別欲作詩之意也 茅氏趣去聲
樂音洛易音異別欲葉本作欲別 詩最易感發三百篇皆然
也關雎之類又特舉其切要者言之日使人聞之以上言古所
以教之鼓舞本如此也此等詩以下則為今人設法耳事長如
內則即席飲食必後長者之類 朱子曰虞書夔教胥子與周
禮大司徒之職俱用樂者蓋教人朝夕從事于此使此心有所

約束不至放失且樂有節奏學之者急不得緩不得久之自移
易人性情又曰嘗疑曲禮衣無撥足無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
戶視必下等皆古人教小兒語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葉氏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從事乎此
則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 施氏此言教人立於
禮也葉氏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從
事乎此則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矣 張氏孔子
曰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張子以
此立教最為得之正欲學者於日用言動之間得依據持守之
地也嘗曰由至著入至簡可使不得叛而去自後闕中之學者

多尚氣節益其驗歟 茅氏胡敬齋曰程子謂橫渠門人守禮
節沒滋味如喫木札相似言其少窮理致知功夫于理不深造
非以守禮為不善也苟能于禮節中深體察察而謹守之則知
行兩盡此理實有諸已矣 江氏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恐謂
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却停當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曾識禮
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
上見得此意如何朱子曰古者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
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
往以為難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
葉氏學者所見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

而亦且輕視之矣 施氏此言教人不可驟語以未到之理也
聖人教不躐等因其高下而告語之故曰當其可之謂時若語
以所見未到之理則不當其可矣又將理低看了安望其尊所
聞乎 張氏聖門教不躐等苟學者見識未到而驟語之不惟
教無由入學無由明所聞不得深徹反將妄意躐等將理低看
了此所以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也 茅氏葉氏曰學者所見
未到驟以語之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且將道理輕視之矣
江氏永按未見到之理必俟其深造將有得而後語之否則不
惟不能深曉而亦以淺易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
葉氏舞者所以導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要必以誠心為之誠

者所以成已也 張氏此言教人必以誠誠者徹始徹終故舞射雖細事而舞所以導其和射所以正其志不誠則不能中舞射之節便可見人誠誠所以成已也古聖人立教合下即使之成已豈沾沾技藝乎哉 茅氏成已承上誠字而言誠者所以自成故云程子嘗言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此獨不及御者以于學者少緩也 江氏永按舞射必誠乃可應節命中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葉氏灑掃應對即是教之以誠誠之至即是聖人事 施氏此言教人以誠便是教人做聖人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不過全此實理而已誠者所以成已也故教人舞所以導其和教人射所以正其志若不誠心為之何能舞射皆中節乎即洒掃應對

無非教之以誠誠之至便可以為聖人也 張氏蓋道無精粗本末自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地位貫通只一理所以然者誠而已矣聖人亦只是誠故教人以誠便是教人做聖人聖人可學而至信然 茅氏灑掃應對見前黃勉齋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于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以乎此理物其事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 江氏朱子曰此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塗而聖可至耳豈曰一灑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

自初于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人以聖人事

葉氏說見曲禮 視同示誑欺妄也 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
聖人无妄之道 施氏視與示同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
人自幼學做聖人全賴教之以正幼于欺誑便壞胚了故教之
毋欺誑毋誑所以誠也惟聖人无妄故自幼常示毋誑便是教
以聖人事今人全不知此理所以蒙養弗端也 張氏說見曲
禮視與示同誑欺妄也聖人无妄常示毋誑便是教以聖人无
妄之事蓋幼子未有知識不示以誠便教壞了易曰蒙以養正
聖功也可勿豫乎 茅氏視同示教下葉本有人字 誑欺妄
也說見曲禮上篇幼子天真未滿常示之以不可欺誑使之一
言笑一步履無有不實不欺幽獨不愧屋漏亦不過從此充積
以至于極也故曰便是教以聖人事 江氏永按小學皆是教

之以誠誠即聖人事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
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葉氏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灑掃應對進退末事則可矣於道
之本原則無如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
小者若先而不教以遠大者若後也 朱子曰灑掃應對精義
入神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
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愚謂子夏正謂教人小大
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灑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
義 施氏此言君子教人有序等不可躐也夫事有大小理惟

一致俱要理會但小者近而易知大者遠而難見須是先從小者近者理會起方漸而至於遠者大者非以其先而傳之非以其後而傳教也故君子教人有序不可圖速效捨近小而竟趨遠大也 張氏詳見論語本註子游譏子夏以其小者近者傳於門人小子而其大者遠者却自傳教則似先後之間教者有所私吝不知理無異致教必以序先後者教人之序也是教他從小者近者先理會起漸漸至於大者遠者非一傳之後便不復傳而有心傳教程子取子夏之意申明之以為序不可躐君子教人本應如此 茅氏說見論語呂氏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內則少儀等篇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爾雅廣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上達自當脫然有得度越諸子也

不如是則是躐等終不能成 江氏朱子曰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教人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 葉氏曰子夏正謂教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灑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葉氏理貴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末矣下帷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施氏此言道理貴潛心玩索不可一日說盡也蓋一日說盡無遺義只作一場話說轉使聽之者看得理薄了故

教人者先發其端使人繹思然後詳與之說即聖人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之意也 張氏今人授業解惑動稱說書不知學者
未嘗體會其中與之講說只作一場空話那能融貫此非古意
也轉使聽之者看得義理單薄凡教學者須要他潛心勿放積
慮能通優焉游焉涵泳持養以至義理浹洽於中深造而自得
之則所得者厚今日說盡無復言外之意耐他咀味只是教
得薄了至如漢書中稱董仲舒下帷講誦可謂勤矣然所云講
誦者乃是自家用功非如今說書之謂也說見漢史 茅氏下
帷講誦說見漢書董仲舒傳 張氏曰學者不從自己心身上
字字句句體驗得來總是隨明隨暗雖明不親切 江氏葉氏
曰理貴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末矣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
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 葉氏
古者自國之貴游子弟及士庶人之子八歲則皆入小學
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才可教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教者
復歸之農畝 張氏此言教養人材使有定志方能趨善以成
德也人材皆是自幼養成但童稚時才之可教與否尚未知也
古者八歲皆使入小學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而試其可教與否
迨至十五而其才見矣於是擇其才可教者聚於大學之中
而業為士其不肖者則使復田畝而業為農蓋才分則業分士
農不能易業治乎此不兼治乎彼此士農之所以判而教人者
當有以養成之也 茅氏小學大學者按學記家有塾黨有庠

術有序國有學鄭氏讀遂為鄉遂之遂陳可大集說則云術當
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
愚謂當從陳氏為得蓋州術以字形相似而誤也但州長集說
作鄉大夫則誤也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二十閭為黨而
有庠二十五黨為州而有序然後鄉之大夫總五序所升之序
然後鄉之大夫總五序所升從而考校以擇其秀異者俾入國
之小學而教之大戴記保傅篇注所謂庠門虎闈是也蓋小學
自閭黨州至于國皆有之大學則惟國有之然雖閭黨州皆有
小學亦曰塾曰庠曰序而已不得稱學也惟國稱學故曰國有
學孟子亦言學則三代共之凡經傳所謂入學者皆謂國學也
六遂之教與鄉同經不言者蓋六鄉在內舉內以見外也如飲

曰鄉飲射曰鄉射賓興曰鄉三物糾民曰鄉八刑皆不及遂可
見鄭注州長職長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而此云黨有庠者
是州黨與鄉同處則在鄉學不別立序也遂之學不見于經傳
然鄉學既名庠則遂學亦宜名庠自當以皇氏之說為正而六
鄉自州學以下六遂自縣學以下皆為序也正義謂與黨連文
故知術讀為遂愚謂如此則術正當讀為州蓋五黨為州若遂
學則應自縣而升矣陳氏禮書謂遂官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
亦降鄉一等故與州黨同名為序然則縣鄙以下之學何獨不
講于州黨而同為序耶擇其才可教以下則承入大學言之蓋
八歲入小學後兼習農事故尚書大傳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
出學傳農事之說而陳氏禮書亦謂班志坐里胥鄰長于塾者

所以教之耕蓋皆就小學言之至入大學則不復治農矣為治則任以近郊之地如載師土田之說程子下文所謂入學必有養也其不能為士者則授以二十五畝之田即孟子所謂餘夫也何見古人十五歲時為士為農已判皆有以自養而不復仰給于父母矣尚書大傳云王子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入大學公卿之世子大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云大夫七十而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耋鉏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

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愚按尚書大傳所謂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入大學者蓋即大戴禮保傅篇及白虎通所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王子之禮也小學云外舍者以小學在外故也而十三小學二十大學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學之期也其所謂十五小學十八大學者則通公卿以下及士庶人之子弟言之故曰餘子皆入學餘子對適子而言也又有上下文所言皆係農事則可見矣然則其入學之早晚不同何也曰凡經傳所稱大學小學皆指天子之學而言也而所謂公卿大夫之子弟與夫國之後秀者亦皆就天子之國言之也蓋古者凡入學以齒雖天子之元子亦齒于士雖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後秀亦上

與王子齒其重如此所以惟天子之子八歲便入小學其餘則必先有以教之俟少長知君臣上下之義然後令入學其分愈卑其入學愈遲如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以至十年就外傳學書計學幼儀之類皆所以先教之于家至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方可入學下至閭里間亦皆以里老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以至升之序升之庠與經考校其升之學者皆司徒之所論定以選其秀者也故其教而成之也易為力所以至十五才入小學而十八便能入大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亦指諸侯之國學而言也其州閭鄉黨之學不待天子之命也故下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但言國學未嘗及鄉學也又孔疏此小學大學殷制周則小學在國中小學在西郊

愚謂不如禮書分天子諸侯說為得蓋本文明云公宮又蒙上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說則其為諸侯之學無疑也

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葉氏本註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先王設教養之周而行之久士有定志專於脩己而緩於干祿故能一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最甚施

氏本註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此言士有定志方得趨善
以成德也葉氏曰先王設教養之周而行之久士有定志專於
修己而緩於干祿故能一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
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
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最甚 張氏人有養方定志於
學故在學之養其為士大夫之子固不慮無養也雖庶人之子
既已別其為秀而使之入大學矣則亦必一樣教養使與天子
之元子卿大夫士之適子相為齒讓蓋古者之制四十始仕自
十五至四十中間二十五年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凡所謂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日日講究行之久習之熟又別無利可趨
則其志定不得不留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小學不講大學不

養又不待四十而仕人爭鬻競童稚始知讀書父兄便教他圖
富貴取功名其志止此是汲汲所趨者利而已矣何由向善故
古人必使四十始仕者非特以其道明德立之候亦所以先定
其志使專於為己也夫君子謀道不謀食謀食皆害道只是營
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奪志猶却無害若為利祿所誘汨
沒紛華根本先撥為害不細今之人材所以不古若者職是故
耳 茅氏本注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愚按古者士農異業
鑿然無疑故樊遲請學稼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孟子亦曰有大
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然則既入
學不復治農則必有養方定志於學其理自不易也朱子謂士
升而上亦有時春夏耕耘也冬肄業而疑程子學必有養之說

為無據且謂安得許多糧給之恐是未定之論按語類士人受田如何朱子曰上士中士下士是已命之士已有祿如管子士卿十五是未命之士若農皆為士則無農矣故鄉止十五亦受田但不多周禮載師所謂士田是也觀此則前說之誤必矣又按鄭司農謂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後鄭則謂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然觀載師士田賈田並稱則朱子以士田為士所受之田其說得矣後鄭既以賈田等俱為其家所受田何獨于此乃必讀士為仕乎且其後引食貨志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則士田為士所受之田明矣又按士受田五口當農夫之一則是每人當二十畝也江氏本註人有養便定志於學朱子曰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

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秋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葉氏曰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内未足以奪志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已而根本已撥矣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

葉氏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義故吟諷之間足以感發

其善心而懲創其逸志 張氏此言人才成就之難因世變而分古今也三代而上人皆有所藉以成就其才後世亦有多少才只為先王教人之法蕩然盡廢而道不明於天下卒至成就者寡即如論語所云興詩立禮成樂是皆學者得力次第歷歷可按者也今之人雖欲按其候而求之其將能乎蓋古之歌詩如今之歌曲也鄉人用之邦國用之雖比閭曲巷中無知之童稚莫不習熟其說通曉其義故吟諷之下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其逸志今之詩不復作矣僅存古詩三百其言簡奧難曉即號老師舊儒白首窮經尚有疑義如何責之後生小子則學者之初所謂興於詩者安在也材之不成此其一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

葉氏禮所以敘人倫而施之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為據依故能有立也 張氏禮所以序親疎貴賤秩然詳明自家而達之國天下學者守其法度皆可以為據依故能有立也周衰禮廢制度文為己非先王之制是以人倫不明即近而治家且無法度則學者之中所謂立於禮者安在也材之不成此亦其一已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葉氏歌詠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鴻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

血脈也 張氏樂所以導和如歌詠聲詩其唱歎淫佚之意有
柔婉樂易之風是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高下疏數
節奏和平入耳而不煩辨色而不奸是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
舞足之蹈執羽籥干戚之器習俯仰疾徐之文容貌以莊行列
以正進退以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養其血脈也故學之
成必由之今則古樂亡而妖聲作徒以蕩人心壞風俗而已則
學者之終所謂成於樂者安在也材之不成此又其一已 茅
氏舞上遺書無目字 真氏曰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
在故樂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
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于禮樂
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

諸老先生發明其義昭然可知如能反覆涵咏真可以感發興
起則所謂興于詩者亦未嘗不存于此也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施氏此言古今成材之難易但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
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
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闕不存
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
衛之音雜以戎翟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
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至禮以治身
至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
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

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
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
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
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雲峯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
知所以成材之難與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況詩
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
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愚謂學者果能依西
山雲峯之說而用功焉則成材亦不難矣張氏非材之難所
以成其材者實難古有成之之方其道明也今無成之之具其
道不明也難易之故從可知矣然學者不隨世變為遷流卓然
欲自成立則三百篇之可以興者固在也禮樂雖缺而恭敬者

禮之本和樂者樂之本得乎其本亦足以立身成德此又程子
言外之意也茅氏易音異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
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
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
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
爵祿之未至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闕
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德道之歸此
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
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
便好

葉氏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非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非而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亡啓發於憤非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倏然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張氏說見論語本註蓋憤是未知而不安於不知有發憤求知之意非是將有知而知猶未徹有欲言不達之貌聖人教人所以必待憤非而後啓發之者蓋未嘗憤非則未嘗深思遠與之言其聽之也若存若亡即有所知安能堅固若既憤非迎其機而導之倏然有得則沛然流通矣所以然者通微之道生於思思深力窮然後為他說意未開者開之詞未達者達之如此便好此聖人勉既學者為受教之地而非漸也茅氏為去聲下同此因

孔子之言而釋之如此沛然者朱子所謂如時雨之化是也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輕為人講以為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于熄矣故今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江氏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非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問如何是沛然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雨忽然得些雨來生意豈可禦也葉氏

曰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忘啓發於
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倏然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
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葉氏此又誘進初學之道 施氏此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勉
為受教之地也蓋憤是不知此理而不安於不知故發憤求知
悱是將知此理而知猶未徹故在口中半吞半吐不得說破憤
者意全未開故啓以開其意悱者意稍開但詞未達故發以達
其詞不啓不發正欲使之憤悱以受吾啓發非以啓發之無益
而反生其惑也但不待憤悱而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
也必淺既無所得則其聽之也若亡待憤悱而後發則思深力
窮而倏然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若夫誘進初學則又不必待

其憤悱而先要為他講解也 張氏此推廣論語言外之意言
初學者文理意義全然未知不先為講解何處思起須是且為
他說所以引其疑而使之問也若亦必待憤悱而後啓發不獨
他不曉得憤悱併亦不能問是止人好問之心矣豈可以既學
者律之此又聖人誘進初學之道而非驟也 茅氏好去聲
此又以發孔子未盡之意蓋初學者自不知有憤悱若不之啓
發何由有開悟處故復言此以見教人不可執一道也 以上
並伊川說 江氏已上竝遺書 葉氏曰此又誘進初學之道
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葉氏曲禮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理鄭氏曰樽猶趨也謂
趨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樽節退讓禮之文君子從事乎

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
至也恭敬則無慢忽樽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
盡仁愛之道者也 張氏此張子以禮教人欲人勉而明之也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曲禮篇文鄭氏曰樽猶趨也樽節謂趨
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樽節退讓者禮之文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君子從事于恭敬樽節退讓皆所以明
禮也而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則心德全故曰仁之至也仁
主於愛恭敬則無慢忽樽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盡
乎仁愛之道故曰愛道之極也禮可以不明哉 茅氏樽祖本
反從手俗從木者非 說見曲禮樽莪抑也節儉約也仁以全
體言愛以發施處言也蓋人有一毫人欲之私則必無以檢束

其身心而非實有慈愛懇至之意周流貫徹則亦有行之而不
能盡者故曰此仁之至愛道之極者也子嘗言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物而非仁即此意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葉氏正蒙 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宏大
教必以禮而成就 施氏此張子以禮教學者要人勉而明之
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鄭氏曰樽猶趨也謂趨
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樽節退讓者禮之文君子從事乎
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
至也恭敬則無慢忽樽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
盡仁愛之道者也蓋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宏大教必

以禮而成就勉明則全在乎已耳若已不勉明斯禮則人何從
倡道何從宏教何從成乎甚矣禮之不可不勉明也 張氏勉
而明之則存乎已蓋禮之為用甚大人非禮無以倡率道非禮
無以擴充教非禮無以成就故學者必以禮為據守焉盡禮則
盡仁為仁由已而不由人者也 茅氏正蒙 明謂明禮也此
以見理之不可不明也 江氏正蒙 永按此張子言以禮教
人當自勉也教者能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則能率人使成材
是仁之至能宏道以教人是愛道之極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葉氏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 施氏其安其誠其材皆謂
受教者 張氏此發明學記之言見教者不可妄施也其安其

誠其材皆謂受教者三患實相因而然故下文釋之 茅氏此
三句學記之文也下文乃詳解之其者指受教之人而言
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
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

葉氏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人生此節目蓋三患實相因而
然皆陵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也 張氏蓋教人有其節若
學者心尚未安於此又欲以他事進之所謂不顧其安也則是
強其所未喻而又告之便不由其誠矣徒使人生此節目猶言
添這件數耳安能盡其材乎此句屬上文讀不顧安不由誠乃
轉下語言不當可而施之皆是妄也 茅氏此明進而不顧其
安之意蓋不由誠不盡材之患皆由乎此不可以不謹也

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
葉氏此言教人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
張氏承上文言教不妄施所以教人至難必須各隨其材有以盡之方不誤人觀其可及處然後告之所以顧其安由其誠也惟聖人為能知之其知人之明洞見間隙因而投之教者學者不相扞格有如善解牛者游刃有餘之能也庖丁說見莊子
茅氏此明教人必盡其材之意易言納約自牖即此意也庖丁解牛說見莊子養生主篇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

葉氏橫渠禮記說下同此言使人不由其誠勉強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為者亦不能盡之矣
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
施氏此言教人必要盡人之材也夫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皆凌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安能盡人之材乎惟聖人教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目無全牛方能盡人之材而各有成就也大抵人之才皆足以有為但徒使人勉率為之而無誠心則雖材所可為者亦不能盡之矣
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由此觀之人能專心致志用百倍之功為之使書成誦透熟則是盡其誠與材也
張氏大凡人之才雖有大小無不足以有

為者但非其心之所欲為而出於誠然所以往往不盡是欲盡其材必由其誠也而欲使之由其誠則必循序漸進勿強以所未至勿迫以所不堪他自心安意肯而為之誠矣若勉率而為之不顧其安則豈有由誠哉此章大意言教人要盡其材而材非可勉強使之盡首引學記之言三句意實一貫次段正釋學記之意言不顧其安不由其誠則不盡其材也三段言唯聖人施教為能盡其材也四段言盡其材必由其誠必顧其安也反覆言之總欲使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耳 茅氏禮記說下同此見三者又以使由其誠為主不然則雖進之而安亦必不能以盡其材也朱子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廝瞞便是不由誠問便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否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則

自是材不盡 江氏橫渠禮記說下同 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 永按不顧學者之能受而強進之人雖勉強為之而無誠意既無誠意則亦不能盡其才質三者相因皆躐等陵節之弊也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 葉氏說見曲禮 捧手習扶持尊者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 張氏此言教小兒者必先去其驕惰之心所以培忠信也敬事長者弟子之職驕惰成性久將難馴故古之人豫有以教之當其為小兒時便能知敬事之道如曲禮所載長者與之提攜則少者必兩手捧長者之手所以習扶持也長者有所問

則少者必掩口而對所以習其鄉尊者屏氣也即此二端可見
言動之間悉開以禮而驕惰之根除矣 茅氏或于敬事長者
句絕非奉教勇反 敬事謂敬其所事也與論語執事敬事思
敬意同下特舉事長一節以見敬事之意他如灑掃之類皆然
蓋小兒無事可見故特舉此以見其概說見曲禮
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葉氏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 施氏此
言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所以防其驕惰之根也安謂安靜而
不輕躁詳謂詳審而不麤率恭則端莊而形於外敬則畏懼而
存於中習此四者不失則可以收其放心而養其德性安得有
驕惰之事乎不驕惰則能敬事長者長者與之提攜即知捧長

者之手長者問之則知掩口而對此教小兒必以安詳恭敬為
先也 張氏蓋人以忠信為主忠信其本也稍不敬事長者便
不忠信故教之安詳恭敬正所以敬事而存忠信耳安謂安靜
而不輕躁詳謂詳審而不麤率恭謂端莊見於外者敬謂畏懼
存於中者先以此教之則漸有以收其放心久自安習而德性
純熟必無有不盡其心而悖於理者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
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
要補填實難 茅氏此明小兒所以不可不教之敬事之意熊
氏曰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 江氏葉
氏曰奉手習扶持尊者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安詳則不
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唯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葉氏橫渠孟子說 施氏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於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今張子以此意用之於朋游學者之際極得感字朋友之道雖議論異同不欲與之深辨然整理其心使歸之正其挽回補救之功受益無窮關係甚大非道全德備之大人不能也 以上總論教人之道濂溪先生得唐虞教人正脈故從氣質偏處變化而曰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蓋舜命夔教胥子溫以療直栗以療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此唐虞變化氣質醫案也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至於百倍其功皆是變化氣質神方故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道先生教人則以立志求道有用於世為切務最患學作文字以奪其求道之志伊川先生教人則以主敬入手而致知力行以終之然必使人先見意趣興起其好學之心也張子則以禮教學者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朱子教人則以小學大學二書為定本而約之於白鹿洞規故五先生教人之法直接孔孟而朱子尤集大成所以造就門人弟子皆彬彬郁郁為賢人君子有用於世也周子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洵不誣矣至於薛胡羅高四先生所論教人

之法皆能羽翼五先生而使孔孟之道尚存一綫於不墜其功
大矣蓋天地立君而又立師君以立政師以立教故周易乾坤
之後繼之以屯蒙屯君道也蒙師道也屯曰君子以經綸蒙曰
君子以果行育德故古之聖人興學校育人材必以德行為先
周禮以六德六行教萬民是也其在今日則小學近思錄二書
不可一日不講也小學近思錄乃德行全備之書果之育之不
可只作一場話說須督之力行將此二書切已體察然後可讀
四子六經諸史然後可以出而有為以適於用也嗚呼知此者
蓋亦鮮矣然欲天下治平必要儲人才欲儲人才必要重學校
以德行教人讀歷代之史觀其人才之盛衰而其世可知也觀
其學校之興廢而人才可知也有世道人心之責者豈可不自

勉而強為人師也哉 張氏此因孟子之言而推廣其義朱註
備矣蓋格心者正本清源之道也朱子曰此是精神意氣自有
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所云至
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
意是也道全德備之大人固以此事君學者於朋友交游之間
亦當準以此道不必深為辨較於立論之異同但當探其本心
而整頓調理之使反其不正者而歸於正此即所謂格心之非
者也蓋議論之所爭者小格心之所補者大至於非心既格則
議論亦終出於正矣每見儕輩交游初見聚訟瑣屑細故終角
門戶議論驚天心術未必粹然一歸於正惜無能有格其非而
整理之者也 茅氏適音責問去聲 孟子說 此從孟子之

言而推論之如此見不獨事君當然也朋游以同輩言學者以
後輩言整理其心使歸之正有以為入德之基故曰非小補也
以上並橫渠語 江氏橫渠孟子說

近思錄集說卷十一終

近思錄集說卷十二

警戒 凡三十三條

甘泉黃奭學

葉氏此卷論戒謹之道脩已治人嘗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
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苑氏平巖葉氏曰此卷論警
戒之道修已治人常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消
而惡日積矣愚按古之帝王聖賢無不常存警戒之意雖以
舜之大聖南面恭己安有可戒之事而益猶以怠荒戒皋陶
以逸欲戒禹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耶抑知其無
是可姑為是言以儆之也蓋以人心惟危稍不敬畏便流於
逸豫而不自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是也故唐虞三代之君

臣有正心誠意之功者無不崇敬畏戒逸欲交相敬戒於豐亨豫盛之日惟恐私慾易萌盤樂怠傲以自求禍也而孔門傳授心法亦只是戒慎恐懼與謹獨而已此修己治人之要道不可須臾離也後世君臣不知警省之意者往往怠勝敬欲勝義以至善日消而惡日積人欲橫流天理滅絕喪敗國家者多矣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其言洵不誣也故修己治人之道雖大聖大賢亦必以怠荒逸欲為戒學者豈可不時時省察而使人欲之萌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乎張氏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嘗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茅氏此與第五卷相似而實不同蓋第五卷就其當省察克治者言之此則就人之不能

省察克治者而摘其疵病以深警而痛戒焉則其意愈深而語愈加切矣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有之凡三十三條語類作改過及人心疵病江氏朱子曰此卷改過及人心疵病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葉氏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施氏此言知警戒者必以改過為先也過不改而能修己治人者未之有也吳敬菴曰子路天資剛果勇於自修人告以有過則喜其得聞而改之故夫子許其升堂孟子稱之並於舜禹令名至今無窮焉夫過之害德猶疾之害身也有過而得人規之則可改

猶疾而得醫藥之則可瘳也今人有過則文不喜人規寧喪其德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終不悟也噫豈不大可哀哉張氏此言知戒警者必以改過為先也子路天資剛果孟子稱其聞過則喜喜者喜其得聞而改之是勇於自修而非以博名也然而令名垂於無窮至與舜禹竝稱若子路者允為百世之師矣蓋人不幸而有過猶身之有疾也過必得人規始知所以改之之方疾必得人醫始知所以藥之之劑今人有過必諱是自掩護其疾忌醫下藥勢必隕滅其身彼寧甘之而不悔悟豈不可哀之甚哉夫子屬望改過惓惓三致意而周子又說到滅身提醒贖贖凡百君子各宜猛省茅氏通書蔡虛齋曰周子謂仲由令名無窮者非謂喜聞過一事令名也因喜聞過而勇

於自修故有善可稱而令名無窮也

江氏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占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葉氏易傳下同

泰卦凡三傳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

為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雖薄且不能勝况於隆盛乎隆盛之

敗喪必自無德者致之也施氏此言人事可維持天運也天

之福人必相其德之厚薄修德不已則福祿亦不已故德踰於

祿則雖盛而非滿修德稍有間斷則福祿亦間斷矣君子夙夜

戒懼只是積德積善不患福祿之不臻惟患德善之未積若德

善未積則所享者雖薄且不能勝况於隆盛乎隆盛之喪敗必

自無德者致之也苟知警戒而汲汲修德積善以維持之又可

以挽回天運不至於喪敗也 張氏此言人當修德以為受祿之地為祿過於德者警也德非有心於祿而祿有不期自至之理蓋上天無親惟德是親修德所以積善得祿便是有福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者天理之公也是故德勝其祿雖所享者厚不為過侈何患喪敗人事修於下天道應於上理有固然非倖致也若夫德善未積所享雖薄猶懼不償况隆盛乎自古以隆盛而致喪敗皆由失道而無德人可不汲汲修德乎哉 茅氏喪去聲 易傳下同 泰九三傳行德則善受祿則福德為善之寶祿為福之寶故下止言德與祿也臻至也踰過也隆盛而溢其量曰滿蓋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泰盛則有將否之漸惟於方泰之時愈厚其德而不敢自安逸則可常保

其泰矣 朱子曰漢初人未甚繁氣象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意人家亦然如家人嗚嗚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亦此理也 江氏易傳下同 泰九三傳 葉氏曰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為過祿過其德薄且不能勝况於隆盛乎隆盛之喪敗必自無德者致之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 葉氏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無所耽戀也 張氏此釋豫六二爻象也豫安樂也處安樂之地而心說之不肯決然捨去故遲之又遲至於耽着係戀而不能已此常情

也獨六二一爻居中得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德安靜而不
躁動如石之堅確有不可移奪者惟其德如是是以去之之速
不俟終日無遲遲耽戀之意貞正而吉也處豫之道固當如是
也

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
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葉氏惟其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施氏此言處豫不可安

且久也安則必至於耽戀久則必至於昏蔽溺於豫矣惟豫之

六二中正自守不溺於豫安靜無欲堅確不移為介石凡人

溺於富貴逸樂之中其心遂為昏蔽而昧於吉凶禍福之幾六

二不溺於豫心靜生明安而能慮故不俟終日於吉凶之未來

而幾先動者即能早見而豫圖之凡處豫之道能如是則不至

於安且久矣 張氏大抵豫雖安境然處安思危不可自以為

安而耽戀且至於久久則反以溺人而憂至矣如六二可謂不

溺於豫而敏於見幾者也幾者動之微人只為不中正汨於利

欲之私徂於便安之境外物足以奪其守所以心為昏蔽事至

莫辨又安能於吉凶禍福未來之先早圖而速去之二惟中正

淡然無欲物不能奪其守堅矣是以能見幾而辨之早不終日

而去之速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周子曰靜虛則明其是之謂

乎 茅氏豫六二爻傳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繫辭下傳夫

子釋之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邱氏曰豫諸爻以無所係

應者為吉豫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故為凶為悔為

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無係特立於衆陰之中而無遲遲
耽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於石及其動也則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蓋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之間不失其正吉可知
矣 豫六二象傳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辨之早就介於
石言明也去之速就不終日言剛也介有分辨意故云辨之早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葉氏豫卦六五傳衰世之君大率以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
施氏以逸豫致危亡者多則人君當以逸豫為戒猛省振拔
不可溺於豫也 張氏逸豫而不知儆則多致危亡故制治於
未亂保邦於未危帝切疇咨王陳無逸誠戒之也 茅氏豫六
五傳五以柔居尊威權去已不能自立如漢成宋徽之類昏是

也然大約沈溺於豫不能節制以至於此可不戒哉 江氏豫
六五傳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
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葉氏臨卦彖傳驕侈每生於安富之餘綱紀每廢於舒肆之日
釁端禍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為
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施氏此言聖人為戒於早可以保
其長盛也蓋消長循環天運之常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然
在聖人必預為之備處之盡善必不以為天運之自然而付之
無可如何也故不敢狃於安富則驕侈不生不敢樂於舒肆則
紀綱不壞不敢忘其禍亂則釁孽不萌此聖人思患預防之道

能盡其道可以長治而不亂亦可以撥亂而使之治也苟不能
然者則反是張氏此極言安樂之害見常人之樂君子所懼
也蓋方盛之時乃將衰之漸雖曰天道實由人事驕侈生於安
富綱紀廢於舒肆禍釁發於不及覺而亂孽起於不及防如水
之漸浸而至於淫溺恬焉不知亂之將至惟聖人為能思患而
豫防之則可以久安長治有天下國家者奈何不知所戒哉
茅氏臨彖至於八月有凶傳方盛謂二陽方長於下也周易正
義曰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但此卦名臨是盛大之義
故於此卦特戒之耳若以類言之則陽長之卦至其終末皆有
凶也孔疏臨為建丑之月從建丑數到否卦建申之月為八
月也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以

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也愚按此係臨彖辭自應從臨
卦推去孔氏說當為得之不知朱子何以不取也姑附記於此
以俟知者王伯厚曰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
否一云自子至未為遁一云自寅至酉為觀程傳取自子至未
本義兼取遁觀二說江氏臨彖傳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

葉氏震下坤上為復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終其於復善也躁
動而不能固守者也張氏此釋復六三爻傳也震下坤上為
復復之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是為陰躁又震動之終則其
於復善也為躁而動屢失屢復而不能固守其德者也釋頻復
二字之義茅氏數入聲震下坤上為復陰謂六躁謂三處

動之極謂居震體之終也趙氏曰三為震動之極故曰頻
復貴安固頻復頻夫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夫危之道也
葉氏有夫而後有復屢復而屢夫不當其德危之道也張氏
復貴勿夫以安靜而固守乃為善耳今乃屢復屢夫則是不安
於復也豈能固乎苟安而固何至頻復言頻復則頻夫可知故
曰復善而復夫危之道也厲危也此釋厲字之義
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夫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
夫而戒其復也頻夫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夫而不在復也
葉氏屢夫故危厲屢復故无咎无咎者補過之稱也施氏復
之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是立心制行不善之人又處動極
有躁妄無常之病故復善不固頻夫頻復聖人危其頻夫故曰

厲以警之幸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所謂開其遷善之道以
其能復猶有可取者也張氏夫可危而復則可與聖人欲人
為善故開其遷善之道與之之意及危之之意並係於一爻而
云厲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若曰不幸之中猶有幸焉非可以
其頻夫之故雖復無益而併戒其復也蓋以其頻夫則危之使
知所戒以其屢復則无咎使知所勸戒勸備至總開人遷善之
道以其過在夫而不在復聖人憺憺之意也兼釋无咎二字之
義茅氏開下呂本無其字與許也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葉氏劉洵字質夫程子門人也頻復頻夫而不止久則玩溺而
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施氏此條本注云劉質夫曰頻

復不已遂至迷復蓋上六陰柔非能復之資又居復之終故為
昏迷不復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昏
迷之極凶之道也若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
至上九之迷復矣所謂怙終弗悛人欲肆而天理滅者禍豈小
哉 張氏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蓋久則玩溺而昏迷
之極終亦必不能復如上六之象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可不警
哉 茅氏本註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劉質夫曰以
下葉本自為一條 劉質夫名絢程子門人先世常山人祖舜
卿以仕官始家河南以蔭為潞州長子令元祐初韓維薦其經
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于
官迷復上六爻辭也葉氏曰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

能復必至上六之迷復矣徐氏曰六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
遠而無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是
昏迷而不知復者也 張氏曰人於過失當時或不能自知過
後未有不悔但不能乘此悔心力圖自新他日臨事差忒如故
韓昌黎所謂當其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知戒如此則
終身所言所行只是有悔安得悔亡 江氏本註劉質夫曰頻
復不已遂至迷復 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 葉氏曰頻復頻
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六之迷復矣
伊川先生曰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
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
孤也

葉氏兌上離下為睽上居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
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
有正應亦不合矣 張氏此釋上九睽孤二字義也離上兌下
為睽上之為位處睽之終則為睽極九為陽剛以剛在上則為
剛極離之為言明也以明在上則為明極合而言之值拂戾難
合之地而又以躁暴不詳過察多疑之人處之故雖上爻與六
三本為正應實不患孤但以三為二陽所制未能來合而已以
剛極明極處睽極之位其才性如此自猜狠而乖離也雖有正
應亦不合矣何往而不睽孤哉 茅氏睽孤二字上九爻辭葉
氏曰上居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
終是明之極也

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
孤獨也

葉氏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 施
氏睽卦上爻與三爻相應本不孤也三不幸為二陽所制不能
來合而上又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是自猜狠而乖離何往而
不睽孤哉故待人處世不可過明過明則多自疑猜又不可過
剛過剛則妄生乖離苟如此則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
也 張氏蓋人不可過明過明則多自疑猜人又不可過剛過
剛則妄生乖離如今之人雖有親黨而不免於此則不特與他
人不合即處骨肉親黨之間人亦不敢依附而常見孤獨豈非
自詒伊戚乎惟能以此為戒庶乎先睽後合而睽者不至於終

睽矣 茅氏此即上節之意而申明之以見其必睽孤也葉氏
曰多自疑猜明極之患也妄生乖離剛極睽極之患也 愚按
前言顏子剛而明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明與
剛固美德也而此又云然者蓋聰明剛果過甚則為患如漢明
帝綜核操切而漢業漸衰唐宣宗英明彊察而唐不復振剛與
明其可極乎是故古之賢君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
溫恭以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不務苛察不矜摘伏集公議
以為耳目採羣言以驗得失凡此所以益其明也不然未有不
至於睽孤者 江氏葉氏曰睽上九居離之終是明極也多自
疑猜過明之患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伊川易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

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葉氏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故為小人竊盛位之
象勉為正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謂居內卦之上非其
所安是以吝也 張氏此釋解六三爻義負者小人勞力之事
乘者有德君子所御之器寇至者非有所指借言無其德而居
其位必致見奪於人也貞正也程子之意以為解之六三以陰
柔冒居內卦之上是為小人竊居盛位有負且乘之象據非其
分盜思奪之雖使勉為貞正之事然而氣質陰柔自是卑下本
非可在上位之物才德不稱終見羞吝也世之盜得陰據者可
以戒矣 茅氏六三陰柔是小人也而居下之上則竊盛位矣
勉為正事謂貞也氣質卑下就六三陰柔而言本非在上之物

謂下卦也 胡氏曰小人得有高位者蓋由上之人慢其名器
不辨賢否而與之以至為衆人所奪而致寇戎之害也

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
矣

施氏此條言人當自量才德不可據非其分也蓋負者無德小
人勞力之事也乘者有德君子所御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則據非其分雖勉為正事而才德不稱可羞吝也若能發
憤變化陰柔氣質而為陽剛則是小人而化為君子有才有德
雖大正亦可能也何吝之有 張氏復設一辨以為小人勉之
不已而為大正則可以免吝否因言大正之事斷非陰柔之質
可勉而能若能之則有變化氣質之功無才無德之小人且化

為有才有德之君子不得復以小人目之矣何吝之有然而必
不能也所云勉為正事者不過揜不善以著其善耳奈何輒不
自量而為盜之招哉 茅氏大正就貞字而極言之也如何者
謂可免吝與否也陰柔才弱不能奮發有為故曰大正非陰柔
所能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伊川易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
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
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
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葉氏在上者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
苟懷自私之心而惟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所利矣

益之上九人莫益之而或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 施氏此
戒人立心不可自私常求益已也葉平巖曰在上者推至公之
理而與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懷自私之心而惟知
利已則人亦各欲利其已而奪其所利矣蓋利者衆人所同欲
也專欲益已則昏蔽而忘義理侵奪而致仇怨故无益之者而
或攻擊之矣若存心如是指當速改也 張氏此釋益上九爻
義震下與上為益益之上九以陽處極非能行益於人而欲自
求益之甚故莫益而若或擊之擊奪也程子之意以為利必準
乎理私不可害公天下之無私者理也衆之公好者利也苟以
至公存心推而準之不夫乎理之正則天下之利與天下共之
已不侵奪於人人亦欲與之同其利若懷著私意而欲利已必

昏蔽而忘義理雖損人之事有所不顧則人之好利誰不如我
亦必與力爭不但莫益更有擊而奪之者矣朱夫子曰放於利
而行多怨孟子曰不奪不饜聖賢均深戒也 茅氏上九象傳
胡雲峯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
自外來也孰有以來之五之吉由中心之有乎上之凶由立心
之弗恒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愚按正義謂上九處益之
極益之過甚者也求益無厭怨者非一故莫益之而或擊之也
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嗚呼為人上者可不戒哉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伊川易傳曰夫止道貴乎得
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
其危甚矣

葉氏限界分也列絕也黃齋肉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
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所貴於止者謂各
得所宜止而無過與不及也不度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執強
忍如此則違世絕物危厲甚矣張氏此釋艮九三爻義限身
上下之際即腰勝也列絕也黃齋肉也薰薰爍也伊川釋之以
為學固取乎能止然止貴得宜事之在天下時行時止不可執
猶限之在人或屈或伸不可良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
而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良其限則一體之中不得屈伸上下
判隔如列其黃一般是強止於所不當止不能以時而膠於一
定其堅忍強執如此以之處世必乖違悖戾與物永不相合甚
危道也茅氏黃音寅腰為上下之界限故曰限列判隔也

黃脊骨也其堅強如此以上釋艮其限處世乖戾二語釋列其
黃葉氏曰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
沙隨程氏曰限分上下黃列左右各止其所無相資相待之意
故危薰心

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
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施氏此言止道貴乎得宜不可拘執膠固也事之在天下時行
時止不可執猶限之在人或屈或伸不可良者也限身上下之
際即腰勝也若良其限則是拘執膠固於不可止者而止之此
身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所以處世乖戾與物睽絕而舉世莫
與宜者如列其黃一般能無憂思內結危而不安如火之薰爍

其心乎 張氏因取厲薰心之故而極言之拘固一隅以為止而舉世之大至莫與之相宜者則身之所處艱而多阻蹇而多難有所不平則忿有所不得則畏如火之將焚如木之見撓交迫於中豈有安舒寬裕之理此其所以厲薰心也本求靜也而動反隨之本求安也而危益甚焉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而爍之憂思內鬱也夫心者一身視以為止而不得其宜遂至於此可見得理則安失理則危當止不當止之間亦循乎理而已矣 茅氏曰膠固也中即心也艱蹇忿畏四者皆其所以薰心者也胡氏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而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而可以絕物三過剛不中確乎止而不能進退以至上下隔絕是絕物者也惟見其危厲薰心而已 楊氏

曰此又是惡動以為靜而反至於動心者蓋心之與物本相聯屬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則事應於心而心常泰然有意絕物則物終不可絕而心終不可靜矣 江氏葉氏曰限界分也列絕也黃齋肉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葉氏歸妹象傳兑下震上為歸妹兑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况從欲而忘返者耶 施氏此戒守正君子不可以說而動也以說而動則不由禮義之正而惟情所向是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者其失正也大矣豈可不深戒哉 張氏此釋歸妹次節象辭兑下震上為歸妹

妹少女也兌以少女從震之長男又兌說震動是其情以說而動人情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况從欲而忘返乎故程子推廣言之言大凡以說而動皆未有不失其正性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茅氏歸妹象曰征凶位不當也吳氏曰卦以少女從長男則非其配偶說以動則恣情縱慾中又不正則陰陽皆失其常三五柔乘剛則不順宜其凶也然四者又以說以動為重雙湖胡氏曰動而說為隨此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得男女之正故元亨利貞說以動為歸妹則是陰反先倡而陽和女反先行而男從夫男女之正故征凶无攸利 江氏歸妹傳 葉氏曰歸妹兌悅震動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况從欲而忘返耶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說

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葉氏同上震長男兌少女以說而動則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 施氏此言惟說是動則徇情肆欲失其常理必至於凶而無所利故君子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張氏此釋歸妹三節象辭男女交媾本天尊地卑之序夫婦配合乃陽倡陰隨之義此理之常常即正也然情不可徇欲不可肆動必以理乃利有攸往若徇情肆欲如歸妹之三五以柔乘剛惟說是動則宜剛者失其剛宜順者忘其順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此歸妹之所以凶而往无攸利也故君子重以為戒而發乎情必止乎禮義焉 茅氏禮樂本作理 歸妹象曰无攸利柔乘剛也此常理也以上指恒卦而言巽下震上曰恒震剛在上巽柔

在下尊卑之序也震長男而動於外巽長女而順於內倡隨之禮也狗情肆欲以下則說言以說而動之不可也 江氏同上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葉氏兌卦六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也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易以惑人凡說之道皆然不可不戒也 施氏此言巧言令色易以惑人不可不戒也蓋陰柔小人工為媚悅內則盡壞人之心術外則虧喪人之行業不可親近而聽信之也雖舜之大聖且畏巧言令色况其下焉者乎 張氏巧言者巧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工為媚說務以惑人人心喜順而惡逆鮮有不為所惑者雖以大舜之聖且猶以此為畏况其下焉者乎凡說之道易入而可畏莫不如

此此不以其道不說者斷必歸之君子 茅氏兌九五傳說見書臯陶謨篇但禹本言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而此直云舜畏亦斷章取義耳又惟帝其難孔蔡傳並作堯此則作舜說也 江氏兌六五傳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

葉氏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族敗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已而行烏能有濟 張氏此言任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者非一人私智所能集也如堯之時洪水滔天擇人而治此非易任必以至公之心不容不

役用人由已使天下有一得之議皆得自盡於前是以迄有成
功如四岳所薦之鯀乃方命圮族之人豈能勝此大任乎方不
順也命天理也圮敗也族類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人情
自謂已賢自謂已智任意而行烏能有濟 茅氏圮從人已之
已音祀與圮上之圮別 程子謂方不順也命正理也謂其不
循正理而毀圮族類傾陷忌刻之人也朱子則謂命命令也方
命者謂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所謂圓則行方則止猶今言
廢閣詔令也蓋鯀悻戾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二說
不同自當以朱子為正

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
其自任益強弗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

其功卒不可成也

葉氏經說下同 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業莫與共
之者矣 施氏此言方命圮族之不能成功當大任者宜深以
為戒也葉平巖曰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族敗類也夫任天下
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
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已而行烏能有
濟此所以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業莫與之共其功
卒不可成也可不戒哉 張氏夫鯀所少者非才也書稱九載
績用弗成然其所治固非尋常他人所可比凡人而無才猶不
敢師心自用惟少有才其功略有可敘謂人莫已若故其自任
益強弗戾乎理敗壞乎族類日以益甚於是公議隔而得

夫莫聞人心離而事業莫共矣是以當時殛之後世譏之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觀書所云莫與爭功莫與爭能帝之所以贊禹者其即繇之所以敗事乎 茅氏顯而下葉本有其字

經說下同 江氏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

葉氏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所謂直也微生高以無為有曲意徇人蓋邪枉之態不能掩者事雖微所以害於直者甚大故聖人因以立教 施氏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程子謂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微生高以無為有曲意徇人安得為直其事雖小害直甚大

故聖人譏之 張氏此發明論語所言之意君子居敬以直其內不容有一毫私曲也內直則已不自欺安有欺人之事微生高於或人乞醢之時以無為有曲意徇物多少周旋自欺欺人所枉者事雖小而有害於直則甚大故聖人因以立教 茅氏害下葉本有直字 江氏朱子曰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 人有德則無剛剛則不屈於德

葉氏謝上蔡曰剛與德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德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施氏此言人貴乎剛不可為德所屈也謝上蔡曰剛與德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德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古來

聖賢只完得一剛字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慾乃不剛病根
豈可有一毫慾於心中以害天德之剛乎 張氏剛以理為主
有以勝物而常伸於萬物之上者也人若有慾則為物壓得頭
低常屈於萬物之下雖剛者不止無慾而慾乃不剛病根故程
子謂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而謝上蔡又謂剛與慾正
相反其於論語剛慾之辨析之精矣 茅氏朱子曰此亦只要
學問學問進則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不然則只隨氣稟去便
是自屈於慾 江氏朱子曰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
欲色之類皆是慾也才有此被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
剛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
小人傷於忍

葉氏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在於
厚與愛不仁者之過常在於薄與忍 施氏葉平巖曰君子小
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者之過常在於厚與愛不
仁者之過常在於薄與忍故人之存心寧可過於厚與愛不可
過於薄與忍也 張氏君子小人之分分於仁不仁之間而已
故人不同其過亦異當各以其類辨之君子失於厚過於愛或
為無心之感觸不能自禁或為事勢之驅迫不敢自白如此之
類雖亦為過如官街上錯路若小人則一於薄與忍肆慾妄行
墜入荆棘中矣過豈可例論乎夫子所以有觀過知仁之論也
茅氏以上三條見論語朱子曰程子亦只是舉一隅耳若君

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愚
按程氏因本文言仁故以厚薄愛忍言之朱子則以此為專言
之仁故復就貪廉通介之類推廣言之真西山曰此聖門觀人
之法然為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
不無狂訐之過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則皆仁
也人君取其仁而畧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掩覆未必有
過之可指而其心則不可問矣 以上並伊川語 江氏朱子
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來其苗脈可見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葉氏遺書下同 君子之學為已而已以學問驕人非特其學
為務外而傲惰敗德學亦不進矣 施氏此言君子不可以學

問驕人也蓋義理無窮勤學好問猶恐不足故謙以自牧虛以
受人安敢有一毫驕矜之意若有一毫驕人之意不但學問不
進而傲慢喪德招尤啓釁皆從此起故曰害亦不細 張氏人
有驕心無一而可以富貴驕人者此俗輩也氣盈識淺卑卑何
足深論學問驕人亦極害事蓋君子之學為已而已義理無窮
勤學好問長見不足驕何從生立心為人起見便是務外之學
一段浮氣矜張更是長傲之端招損啓釁自家永無進益處其
為害豈細故哉甚矣驕之不可也 茅氏遺書下同 人之學
問雖極富有日新亦止以盡人道所當然固不必驕而義理無
窮亦終身行之而不能盡則又無可驕也况驕則氣盈氣盈則
識量狹隘百病都生 江氏遺書下同 葉氏曰君子之學為

已而已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為務外而傲情敗德學亦不進矣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葉氏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
而意之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
者誕也楊子雲謂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是也若事未顯而逆料
臆度之則自流於巧而惑於疑未必得事之情實矣人以料事
為明者必至於是周子曰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施氏此言
人貴先覺不可以料事為明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
先覺者是賢乎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
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未必得事
之情實而我漸入於逆詐億不信去矣故必不逆不億而於人

之情為自然先覺乃為賢也然非有居敬窮理之功講學親賢
之助則此心虛靈之體未免為物所蔽何能先覺故人每以料
事為明不知漸入於逆億而不自知也 張氏料事揣料事機
也逆者未至而迎之億者未見而意之詐謂事之無情不信謂
言之不實蓋人能居敬窮理則自然先覺物不能遁若揣以揣
料時事為明固未必悉中乎事即幸而偶中我已自處於詐不
信以待事之來豈非漸入逆億去耶周子曰謂能疑為明何啻
千里學者當以誠而明勿學此等人也 茅氏說見論語 江
氏永按喜料事則逆億之心熟雖中猶為私意小智況未必皆
中乎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

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葉氏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者也 施氏身與心好外物奉身

者不好也好身與心不好外物奉身者雖好也不好世人於外

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真所謂

以小害大賤害貴者也惑亦甚矣 張氏外物聲色臭味以及

一切貨利皆是也既謂之外何須要好自家身心不好便不可

復償怎生不要好世人無識要於外面討好者謂其可以奉身

耳豈知役自家之身心幹辦沒緊要之外物欲以奉身身已先

為物屈物縱好身心却已不好矣可笑之甚可哀之甚此即孟

子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茅氏外物奉身者如宮室飲食

衣服之類皆是身不好謂身不修心不好謂心不正所謂以小

害大賤害貴也 朱子曰人亦有奉身儉嗇之甚而篤好外物

如財貨聲色之類蓋亦只因私欲不能克之故也 江氏葉氏

曰所謂小害大賤害貴者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

淺此言却最是

葉氏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天理微矣二者常相為消長 施

氏人心虛靈洞徹天理渾然只為嗜慾亂著便昏了故寡嗜慾

則天理漸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天理流行而動靜皆天機

也 張氏人心自有天理故動靜之間皆理之流行而天機於

焉勃發何至昏暗不明只為在外之嗜慾入而亂之便覺昏了

雖嗜慾亦人所不能無而徇之則為人欲理欲二者常相消長

故莊子有云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莊子固異學此言却最是審
乎此而寡之又寡則天理自漸漸明矣 茅氏說見莊子大宗
師篇嗜莊作者莊子名周字子休蒙人著書名南華經 江氏
永按天機天理發動之機也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
如種下種子

葉氏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施氏
此言機事機心之不可有也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皆用智計變
詐行事必不順理乃君子之所惡者也閱之而喜則必以為乖
巧矣有此種子在心中以機變為足以應事則必流於智謀之
末為小人之歸矣豈可不戒哉 張氏機事謂機巧之事機心

謂變詐之心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蓋當其閱機事之時見為巧秘欣然有動於中是喜之心也既
以為喜便好行小慧如種田者下一種子久而自熟行險徼倖
終為小人之歸矣所以君子平生所為無不可對人言者洞開
重門故能常使其心光明正大無陰險叵測之態也 茅氏上
種去聲下如字 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見外篇天地篇 朱子曰莊老之言亦自有可取者但須
中有所主不為異教所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耳
江氏葉氏曰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
心皆病也

葉氏周羅俚語猶兜攬也事未至而有疑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端施氏周羅俚語猶兜攬也明足以燭理安得有疑病物來而順應安得有周羅之病蓋明理應事則事當為與不當為皆決之於理今事未至先有多疑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必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欲治此病必去其端全在居敬窮理也張氏周羅猶俗云包攬也心不可以廢事只是明足灼理物來順應則於事之可信不可信當為不當為皆於其事之至而立決之那有疑病與周羅之病人之有二病者其根皆伏於未有事之先心本靈也而有以障之則疑端伏矣心本虛也而有以擾之則周事之端生矣是皆為心之病故事之至也必

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欲治其病先去其端要惟居敬窮理而已茅氏疑病者猜疑慮患之病端端緒也周羅宋時俚語猶言兜攬也愚謂窮理之功至則疑之病去矣自治之心切則周羅事之患去矣江氏葉氏曰周羅事猶言兜攬事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葉氏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害而所利者博則有冒而為之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乃有不可勝言矣施氏葉平巖曰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害而所利者博則有冒而為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乃有

不可勝言矣故君子之心惟理是視事之大小不必較也張
氏事無大小惟理是視若計較於大小之間則有苟成急就之
心便是利根必至害道其弊也有託為所屈者小所伸者大如
陳代枉尺直尋之說謂功利為可徵謂禮義為可棄其病不可
勝言矣原其初心止為計較大小冒然為之遂至於此最宜深
省 茅氏此言事無大小皆不可以有忽也 朱子曰吳氏謂
子夏小德出入可也之言不能無弊蓋學者一以小失為無害
而為之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 以上並伊川語
江氏葉氏曰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則
道雖小屈義雖微害亦有冒而為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
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矣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也本不是惡

葉氏性無不善而局於氣質汨於利欲者自小之耳 施氏益
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人原可大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
小者不能奪也然後可以為大也人原可大丈夫原可大但不
合自小之耳然必志其大然後可大志其大則為其大矣豈可
自小哉 張氏均是人也廓然與天地同其體何以謂之小人
小大夫彼自小之耳局於氣質汨於利欲所以堂堂七尺之身
自安於小而不之惜夫豈其性惡哉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
從其小體為小人此之謂也 茅氏舊本並於他字句絕非
不宜如此而如此曰不合今俗語有之程子亦只據孟子尹士
章所謂小人小大夫而論之耳小謂識量之淺狹也蓋尹士但

未聞君子之大道故據所見言之如此其心固無他也故云他本不是惡若淳于髡陳賈之徒有意作惡自不得與尹士同科矣愚按此條說者皆作泛論理甚難通如大學小入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豈得謂之不是惡且又何以必與小丈夫並論耶學者特習而不察耳江氏葉氏曰性無不善而局於氣質汨於利欲者自小之耳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葉氏事出於公而以私意為之即是私也故學者以正心為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施氏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仁事既出於公則是當於理矣然用私意為之便是私此霸者之假仁也故應事纔覺有私意便克去即是大勇張氏此辨公

私於心術之微也事雖是公而所以為之之意則私這便是私所謂有所為而為之者皆利也聖門於假仁假義者辨而斥之其論觀人則曰察其所安故學者當正心也茅氏熊氏曰如見人饑寒與之衣食稍有要譽之心即私矣

做官奪人志

葉氏仕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馳騫乎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怒哀惡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不奪其志學者所當深省也施氏人有必為聖賢之志則雖做官不能奪之也苟道未明德未立出而做官未有不為境遇事勢所遷移者故程子以奪志為戒學者所當深省也張氏葉平巖曰仕而志於

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馳騫乎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怒
哀樂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
巧皆足以奪其志愚謂此為德未成者言也若理義素明恭持
素定學優而仕當為則為不為利疚不為害沮隨位尊卑皆可
行志孰得而奪之如可奪則亦不得謂之志矣 茅氏趙致道
曰或謂此亦為富貴所移竊恐不特此也但纔仕宦則于窒礙
處便有隨時區處之意浸尋至于隨時徇俗與初間立志頓別
此所謂奪志也未子曰所論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以
審其輕重可也 江氏問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愚意
以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為事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
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

知程子意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
之朱子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
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彩也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
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

葉氏驕矜吝吝鄙吝也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者常覺
其不足惟君子所志者道故無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施氏此
言驕吝之不可也朱子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
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
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葉氏曰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
者常覺其不足惟君子所志者道故無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張氏此言吝與驕同病學者不可不做也蓋驕者矜夸故為氣盈吝者鄙嗇故為氣歉惟其氣歉是以常見不足於財如是於事亦如是終身有歉歉之色而無至大至剛心廣體胖氣象故驕吝皆學問之累而吝者驕之本根人當善養浩然之氣使其氣常充則自無此病也 茅氏呂本色下有也字 上驕吝並言下但就吝言之者按遺書則人若吝時以下乃程子因或人以吝何如則是為問而復告之如此亦以言吝而驕可知也吝者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則驕者百事皆有餘必有盈盈之狀程子所以不別言也 朱子曰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如理本天下之公必吝惜而不以告人者蓋恐為人所同得則我便無以驕於人故必私之於己使獨自有之貨財亦然

惟其欲驕所以吝也愚按程子分二病言之朱子則謂驕生於吝其勢相因蓋人固有驕而未必吝吝而未必驕者亦有驕而且吝者程子就其分者言之故有氣盈氣歉之別朱子以其合者言之則謂驕生於吝必兼此二說而其義始為完備 江氏朱子曰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 一學者來問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說使驕且吝試商量看吳伯豐對云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喻之如勇於為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己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此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

為驕 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
吝者驕之本根故嘗論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
者也 問氣之盈歉如何曰驕吝是一般病驕是放出底吝吝
是不放出底驕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目痛攻注下則腰腹
痛熱發出外似驕寒包縮在內似吝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
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張氏人不學不知道道者是是非非一毫不容走作世上胡行
亂走祇緣於道理上不明白如人方醉何事不為醒則自愧耻
矣人未曾學昏昏噴噴自以為是亦猶麴蘖之薰心也既學之
後灼見義理回思前日所為大是錯謬豈不自為駭懼又何異

醉夢中遽然一覺子若終於不學畢生沉湎成悖而顛已不自
駭而人駭之已不自懼而人懼之則亦妄人也已矣 茅氏自
視以為無缺猶醉之無所不至也既學而知駭且懼猶醒時之
愧恥也 以上並伊川語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
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
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葉氏曾子三省謂日以三事自省邢做其言乃云一日三次點
檢 施氏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曾子每日以此三事自檢其身邢恕欲
學曾子乃云一日三次檢點可見是不曾用功故明道先生責

之也 張氏曾子三省之學非是一日只省三事其餘都不點
檢正於終日乾乾中猛見得切身要務尤無時無處不宜用其
心今邪怨泥著三字做其意而為之說曰一日三點檢又不言
所點檢者何事明道以為可哀哀其放肆之時多修省之時少
也故曰餘時理會甚事益襲古人之唾餘實於古人之意看錯
可見自己不曾踏實用功若曾用功過來便知此身那一刻可
放鬆那一件不要理會安得只云一日三次又好向人面前說
一般大話真若勤學不倦者明道責之之意尚欲其返已體認
引伸其說也乃含糊答應謂無可說祥不置辨心還執初明道
謂無可說便不得不說者猶言即此三字便不得不為之辨正
也其裁抑之之意深矣 茅氏怨呂本作七 曾子曰以三省

自省怨誤以為三次點檢程子警之 便不得不說言既無可
說則亦不必說矣便如此不得不說乎乃詰問之辭 此二者
皆心不存之故也心存則隨時省察隨事體驗語默動靜苟不
敢苟故無二者之失 按此條見外書謝上蔡語錄列遺書誤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
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葉氏正蒙 施氏此言禮義為做人根本不可一日無也夫士
君子之謀為只知有禮義而已矣故藏修息遊無非以禮義為
急務若捨禮義而不為則終日所謀猷作為者不過急衣食樂
燕遊耳豈不與下民一般意趣哉張子此言蓋欲學者立志為
上等之人當汲汲孜孜於禮義也 張氏禮義者生人之根本

猷為所從出也民不知學不得以猷為之事責之則亦姑置勿論可也既為學者便當為上等之人乃亦捨禮義而不講徒飽食以終日所謀何猷所為何事衣冠士類竟與下民一般其所事只是衣食則志趣可厭其所樂只是燕遊則品地可知未足與議也 茅氏樂音浴 正蒙 猷為謀猷作為也下民凡不知學者皆是所謂民斯為下者也 愚按學者當以禮義為根本而後考之經史以究其蘊反之吾身與心以盡其實則知日以精行日以篤自可漸進於聖賢之域不然則讀書作文皆以益其放而已又何必所事不踰衣食燕樂間然後為與下民一致乎 江氏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葉氏橫渠禮樂說 施氏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其音悲哀能揉蕩人之性情使生怠惰而致驕淫比之珍玩奇貨惑人更甚故必放之即非禮勿聽之旨也聖人經歷過故知其為害不為所移在他人聽之未有不喪其所守者必須禁絕之 張氏欲人戒溺音以養聰而絕嗜也蓋聲音之移人至易而人心之不惑恒難鄭衛之音靡曼淫泆節調悲哀人一聽之心與音逐則漸就懈弛因之縱逸不檢其受惑也甚於珍玩奇貨彼以目接固足喪志此以耳受尤足移心凡百嗜好從此牽援矣所以孔子必放而絕之亦由入耳感心深見其然但聖人主宰定自能

不移耳否則滅天理而窮人欲其究有不勝言者君子姦聲亂
色不留聰明良有以哉 此下二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茅
氏感葉本作惑好去聲 禮樂說 意思留連三句總極言鄭
衛之音惑人之切也 江氏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
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葉氏橫渠孟子說 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是是非非必
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沉俯仰無所可否蓋
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
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偽言偽行不得以惑之
矣 施氏作一作作 葉平巖曰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

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沉俯仰
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
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偽言偽行
不得以惑之矣 以上論警戒之道反覆玩讀令人精神振動
不啻汗流浹背也蓋修己者不知警戒則暗室多欺愆過叢集
治人者不知警戒則遺害無窮災眚必至故自古大聖大賢皆
以警懼之意自勉亦以警懼之意勉人而其要旨則望人勇於
改過也凡人一言之過則終日言皆輾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
行之過則終日行皆輾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誰能見其過而悔
悟即改之乎然當其文過時已明知自家不是處但不肯自家
認錯而改之耳故欲寡其過而未能的的聖學真血脈盛德

日新之功其要正在於此而見過自訟者聖人又大聲疾呼曰
已矣乎吾未見如迅雷以下使人猛省也人果能猛省恐懼則
必自訟改之矣蓋言行者君子之樞機可不謹乎馮少墟曰聖
賢學問雖多端一言以蔽之曰謹言慎行只看世間謹言慎行
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敬愛那一箇不獲福放言肆行的人那
一箇不為人所怠慢那一箇不惹禍故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
人者人恒敬之又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念及於此敢不凜
凜故君子貴內省內字極重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
疚纔能無惡於志外省不疚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箇鄉愿內
省不疚無惡於志纔是真君子此警戒格言訓語不可不置
之座右而觸目以警心也 張氏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

天下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人心好善惡惡自有定見今鄉原
浮沉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
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
為言偽行不得以惑之矣此孟子特揭以警世而張子欲人知
所自立也 茅氏作呂本作一作主 孟子說 先立乎其
大者見孟子初無作言其隨人俯仰心中初未嘗有所作為也
以上並橫渠語 江氏橫渠孟子說 葉氏曰鄉原浮沉俯
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
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為言偽
行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集說卷十二終

